



河南十年曲艺选

1949—1959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十年曲艺选

1949—1959

河南省文化局
河南省文联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河南十年曲艺选

1949 — 1959

河南省文化局 編
河南省文联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2346

850×1168 1/32 • 8 $\frac{7}{16}$ 印张 • 200,000 字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1—11,030册

统一书号：10105·438

定价：(7) 0.90 元

編 選 說 明

一、建国十年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省文艺创作蓬勃发展，涌现出不少优秀文艺作者，创作出不少优秀文艺作品。为了总结我省文艺创作成果，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特编选这套选集。

二、选集按文艺形式分集编选，计有：河南十年短篇小说选，河南十年曲艺选，河南十年现代剧本选，河南十年诗歌选，河南十年歌曲选，河南十年儿童文学选等八种。

三、较长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长诗等，均未选入。所选作品，均是从1949年至1959年十年中，我省作者在我省报刊或全国其它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中选出来的。

四、作品目次，一般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也有按题材、形式排列的。

五、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得到市县文联、报刊编辑部、作家以及有关单位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使我们的编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是由于时间的仓促，遗漏和不够妥当的地方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地希望作者、读者和各有关方面给予批评和指正。

河南省文化局

河南省文联

1959年10月

統一書號：10105·488

定價：(7) 0.90 元

目 录

赶老汉 (河南坠子)	慕保柱	(1)
老韓自己写春联 (快板)	韓恩溫述、韓元欽記	(14)
王青云檢举大奸商 (鼓詞)	吉学霈	(17)
探亲捉匪 (河南坠子)	張庚辛、慕保柱	(26)
三夸媳妇 (唱詞)	郁明堂	(41)
徐景云写信 (河南坠子)	馬敬民	(52)
歌唱黄河 (河南坠子)	王桂榮演出本	(60)
請兽医 (唱詞)	慕保柱	(66)
小技術員战服神仙手 (評书)	范乃仲	(77)
女状元 (河南坠子)	叶川	(95)
黃道翻身桥 (河南坠子)	王樹德	(110)
飼养模范郭鎮江 (山东快书)	郭全生	(118)
李老三修渠 (河洛大鼓)	程文和	(128)
玉姐学文化 (大調曲)	王明潮原著、殷臣、小惠、叶川改編	(137)
炼鉄姑娘 (唱詞)	中共登封县委宣傳部編 登封县文联	(144)

李二嫂三探幼儿园 (唱詞)	郑道羣著、金沙改写	(156)
界牌村 (唱詞)	范 乃 仲	(164)
河南好 (数来宝)	馬 僉	(176)
两朵紅花 (山东快书)	赵 长 安	(186)
小丁香扫文盲 (鼓詞)	賈 友 諒	(195)
万宝山 (快板)	文 滔	(205)
你追我赶 (評书)	沙 发 来	(210)
一榜双状元 (山东快书)	馬 新 坤	(217)
送子記 (相声)	阿四作、老宏修改	(226)
卖丫环 (三弦书)	袁清岑、王国栋整理	(233)
搜卢府 (琴书)	黃克忠口述、張永思整理	(244)

赶老汉（河南墜子）

慕保柱

鸡叫两遍黑咕咚，
满天星星眨眼睛，
十冬腊月天气冷，
刮了一夜西北风。
北风吼叫如猛虎，
水滴落地就结冰，
村里村外人声静，
没有事谁也不起大五更。
黑影里一人骑着毛驴子，
顺着大道奔正东；
只见他雪白的胡子随风摆，
手里紧抓着驴缰绳。
原来是周老汉进城去赶集，
为赶集他起了一个大五更。
周老汉心急只嫌驴子慢，
鞭打毛驴不住声。
走着走着东方亮，
走着走着太阳红，
周老汉有事不顾身上冷，

紧催着毛驴进了城。
周老汉进城先不讲，
咱把他的老婆明一明。
周老汉进城她并不知晓，
这时候才在被窝里把眼睁：
“他爹他爹起来吧，
快起来咱上农业社里去报名。
昨晚上我熬了多半夜，
把你的棉裤棉袄都做成。
他爹他爹快起来吧！
新棉衣穿上试试中不中。”
老婆不住声的连声喊，
可就是无人吭一声。
老周婆觉着很奇怪，
她急忙坐起点上灯，
趁着灯光仔细看，
这一下她愣了足有半点钟：
新做的棉衣不见了，
床上的被子一边扔，
老婆慌忙把衣穿，
急得她脑子眼里乱嗡嗡。
老头子到底往哪去？
真叫我一点也摸不清。
莫非他出外去拾粪？
再不然喂驴进了牲口棚？
老周婆想着想着心里乱，

怪精个老婆成了糊涂虫。
她急忙点着灯笼往外走，
三脚两步来到牲口棚，
进得棚来留神看，
不由心里吃一惊：
老头子他往哪去了？
也不见驢子那边停。
怪不得这几天他光打听牲口价，
原来是临入社他要去干这事情！
社里牲口本来少，
那毛驢虽小也能把田耕，
今天他要把牲口卖，
我要和他把气生。
老周婆嘟嘟囔囔回屋去，
你看她坐不安来也站不宁。
这时候听得金鸡高声唱，
她看看窗口还是不大明，
猛然间一个念头到心上，
决心要追赶老汉也进城。
你看她慌慌忙忙走出门，
顺着大道一溜风。
北风还在呼呼叫，
风沙打的臉皮疼，
老周婆把牙一咬只管走，
管他什么刮大风，
就是猛虎下山崗，

也要和它碰一碰；
就是天塌地裂縫，
也擋不住我老婆行路程。
老周婆心里有事加勁跑，
恨不得赶上老汉把气生。
一气跑了四五里，
跑得她滿头大汗冒火星，
累得她張着大嘴直喘气；
累得她腰又痠来腿又疼。
正跑着忽然想起她閨女，
家住在前边不远枣树营。
还不如先到她家歇歇腿，
喘喘气儿再进城。
老周婆且走且想来得快，
来到了閨女門口喊翠紅。
翠紅听見有人喊，
出了屋門一溜风，
开开大門抬头看，
不由得猛然吃一惊，
急忙忙上前拉住老婆的手：
“娘呀娘，有啥事你起大五更？”
翠紅把娘搀到屋，
慌忙就把煤火通，
叫声：“娘，你先烤着火，
我去給你把茶冲。”
老周婆坐在煤火旁，

翠紅拿过热水瓶，
咕嘟嘟倒了一大碗，
又放了一把紅糖在碗中。
双手端給了老周婆，
老周婆接住了茶碗把話明：
“翠紅呀，不提你爹我不生气，
提你爹气得我头发瞢，
老东西也不知打的啥主意，
临入社他去卖馱进了城。”
翠紅一听急忙問：
“俺爹他当真卖馱进了城？
他不知毛主席教育咱，
大家办社要热心。”
老婆說：“老东西咋能不知道，
村里边前天还讲过这事情。”
老周婆說着說着动了气，
碗一放就把老头罵連声：
“老东西为啥要把馱来卖？
难道你忘了早先的苦光景？
解放前过的啥日子？
吃了这升沒那升，
腊月天我領着闺女去要飯，
你去給人家地主扛长工。
咱家里就那一分老坟地，
一間破烂草房还有个火窟窿。
要不是恩人毛主席，

想摸摸驢毛叫你指头疼。

共产党来了咱得解放，

有吃有住不受穷，

有了田地和牲口，

过上了幸福光景喜盈盈。

你吃了饱饭忘了饥，

刚好了疮疤就忘了疼！

临入社你把牲口卖，

真真成了糊涂虫！”

老周婆她越骂越有气，

翠红一旁劝连声：

“娘呀娘呀歇歇吧，

你光骂俺爹也不中。”

老婆说：“光骂我还不解恨，

我还要去找他把气生。”

老周婆还想往下骂，

东方发白天将明。

翠红忙把她娘问：

“娘呀，俺爹啥时进的城？

周婆就说：“谁知道，

我醒来他已没踪影。”

翠红一听猛一愣，

忽然间一个念头想心中。

说了声：“娘先在这等一等，

我去再把办法生。”

翠红说罢往外走，

跑得象陣急旋風，
不大一会回來了，
門外她就喊連聲：
“娘呀娘呀出來吧，
咱兩個騎上牲口都進城，
社里借給咱一匹銀霜大白馬，
騎上它咱好趕路程。”
老周婆急忙走出抬頭看，
一見大馬吃一驚，
忙說：“這馬高到四、五尺，
要叫我騎可不中，
我從來就沒騎過馬，
今天我也不逞能；
萬一半路摔下來，
那可耽誤大事情。”
翠紅忙說：“不要緊，
這馬穩當又安生，
娘呀娘呀快上馬，
免得誤了大事情。
要不騎馬走多慢，
趕不上俺爹白搭工。”
老周婆一听翠紅說得對，
不由的滿身膽量往上升。
她忙說：“翠紅你騎馬前頭，
叫娘騎到馬當中。”
說罷母女上了馬，

老周婆紧紧搂住小翠红。
母女俩骑着大马到村外，
顺着大道一溜风。
北风还在呼呼叫，
顺着衣缝直钻风。
四只手冻成了红萝卜，
两个脸冻得都是乌紫青。
衣裳吹得飘多高，
头发刮得飘在空中。
快马跑得飞样快，
那翠红还不住抖动马缰绳。
一气跑了五、六里，
东山的太阳红通通。
日出三竿风渐小，
她母女紧赶快马不消停。
母女俩马上抬头看：
路两边麦苗一片青。
各村各社齐生产，
到处传来欢笑声。
那边开渠打新井，
这边追肥上田中。
母女俩心急不观路上景，
一心要追赶老汉去进城。
人提精神马撒欢，
穿村过庄快如风。
顺着大路往东看，

远远望見一座城：
只見那工厂的烟囱冒青烟，
只听見机器声音裏隆隆；
路两旁电綫杆子几排溜，
电綫架到半天空；
赶集的家乡真不少，
大路小路尽是人；
有的推車有的担，
来来往往鬧哄哄；
也有男來也有女，
也有老头和儿童；
这个說今年麦苗长得好，
那个說保險能打五百斤。
有的說來有的笑，
有的唱來有的哼。
母女俩騎馬正行走，
远远望見一老公，
戴了一頂新毡帽，
滿臉帶笑喜盈盈；
穿了一身新衣服，
看样好象才做成。
翠紅一見心高兴，
正是她爹周复兴。
翠紅赶紧对娘說：
“俺爹可是出了城。”
母女俩一見老汉就下馬，

大路旁边把身停。
老周婆手搭凉棚仔细看，
上下打量周复兴：
手里牵四大黑骡，
走路高兴把曲哼。
周复兴走到她母女脸前头，
急忙上前问翠红：

“你们啥时候来到这儿？
进城可有啥事情？”

翠红就说：“没啥事，
专为找您才进城；

只因您把毛驴卖，
差点没把娘气疯！”

老汉一听咧嘴笑，
冲着老婆问分明：

“你来找我有啥事？
你说你生气为的哪一宗？
我卖毛驴买骡子，
你有哪点不赞成？
是是是来我知道，
想必是多化了钱你不答应；
我知道你要给翠红撕衣裳，
想必是为着这钱把气生。
实说吧！社内缺少大牲口，
咱的毛驴力量轻，
拉着骡子去入社，